

闲居海南小叙

王宪庆

去年夏秋之交,犬子被派到海南省工作。不久,我们老两口在孩子的安排下也来到了海南。

云卷云舒,转眼,300多个日夜过去,归期渐近,回首闲居在海南这段时光,特别是在五指山长住的那段日子,并不是“神马都是浮云”,有的片段还是可以点赞“围观”一下的。

一个外地人,一个既听不懂又更不会说海南话的外地人,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有故事吗?记得,那是刚到五指山,我和老伴去逛农贸市场,我们一“开腔”,那些个小老板们就用“海南普通话”对我们说,你们是“大陆人”吧。好一个“大陆人”的称谓,一下就揭开了一个外地人在海南,在五指山生活的序幕。在这里,我们用“湖南普通话”与当地人的“海南普通话”无障碍地交流着。老伴还从与本地纯朴的大娘大嫂们,热心的社区大妈们,能干的小区大姐们的愉快交流中,知道了这里的甘蔗论根买,可以烤着吃;椰子论个卖,且不分大小;木瓜能凉拌,西瓜蘸盐吃,有的水果抹上辣椒更好吃等一系列海岛生活小常识。

在五指山图书馆,一张《湖南日报》牵线搭桥,我认识了一位热心的邵阳老乡。他在海南建省之初就来到五指山,近30年的打拼,他已小有成就,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“海南人”。在他的热心联络下,我们又结识了一些湖南老乡。这些老乡们把湖南人那种“吃得苦,霸得蛮,耐得烦”的精、气、神带到海南,勉励自己,顽强拼搏,坚持不抛弃不放弃。他们已完全融入到海南这个新的家乡,海南也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了他们,让我的这些湖南老乡在海南,有了显身手,充英雄的崭新天地。

多少年来,文人骚客们写了无数篇不朽的诗词歌赋来赞美海南,赞美五指山。海南,五指山,是天然的美丽花园,是万物自由生长的神奇沃土。是没有被污染的“世外桃源”!正如那首歌赞美的:“这里四季春常在,三月来了花正红,五月来了花正开,八月来了花正香,十月来了花不败”。这就是海南!特别是五指山独特的海洋气候与山区地理环境,就更是让人赏心悦目。在圣河湾散步,在步行街流连,在“三月三”广场晨练,每天映入眼帘的不是树木葱茏,就是鲜花斗艳。如果不是刻意造型,这里的花草树木,根本不需要去养护。海南,特别是五指山的土壤也神奇,似乎你

随手丢弃的果核、种子,要不了多久,那嫩芽就从地里冒出来了,然后,就有了壮实的茎,就成了树,就挂了果。要不在海南,在五指山连城区人行道两旁那遮天盖地的绿荫,怎么会是以各种野生果树为主呢?老伴闲来无事,在阳台随手倒腾了一个花盆,不想没几天,花盆里竟钻出嫩嫩的芽,那青翠欲滴的富贵竹蹭蹭地往上长,一天一个样,真招人喜爱。

在海南,在五指山,菠萝蜜、木瓜、芒果、香蕉、杨桃等各种野生果树到处都有。这些树,乡村有,城市也有。这些树,在乡村山沟中长,在大街小巷里也长,这些树,无论是城市还农村,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土,它们就能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生着长着,该开花时开花,该结果时结果。收获季节挂满枝头的果实更是垂手可摘,看得我这个“大陆人”目瞪口呆。更令人叫绝的是,看到我一幅“傻模样”,当地人还会好心地提醒我,这些野生水果没有打药,你想摘就摘吧,好吃得很。

我和儿子都是吃货,更是食肉动物。没来海南前,我们那里对肉类的传闻让人生疑。老伴进商场如同进战场,恨不得那双眼晴就是万能的肉透视仪,能一眼对各种肉类看出个丑寅卯来,不但在买时格外谨慎,对吃就更是严格把关。在海南,特别是在五指山,就不一样了,没有污染的环境,独特的地理条件,纯天然的放养,让五指山的食材成了我们舌尖上的快乐。五指山独有的黎家五脚猪,南圣镇不回家的牛,水满乡会飞的鸭和会上树的鸡,是真正的绿色食品。在五指山去菜场,逛超市,跑农贸市场成了老伴每天很有乐趣的事。老伴放心采购,我们则大快朵颐,真过瘾啊!海南真让我羡慕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让我眼馋!由此,在我看来,平凡的生活,只要没有过分的奢望,寻找幸福从菜场出发,恰巧是一种蛮不错的选择。

静静地坐在阳台,细细地思索着,回味着,眺望着,远处云遮雾绕的山峰,楼下穿城而过的河流,五指山的青翠和娇美尽收眼底,似乎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“春天的故事”的画卷。看着,想着,忽然,那首《我爱五指山,我爱万泉河》高亢雄浑的旋律仿佛又从天际飘了过来,萦绕在我的心里,回荡在我的耳边,我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轻轻地,轻轻地唱了起来……

空竹抖出快乐人生

宁如娟

天气晴好的日子,在市区城南公园正门的前坪处,总能看到正在认真练习抖空竹的张中清。从最初接触空竹至今的三年时间里,张中清一直将抖空竹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,还将空竹抖向了国外。

张中清今年69岁,是市电信分公司的退休员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在公园散步时看到了抖空竹表演,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。“运动时需要动用全身,而且要全身贯注。”于是,张中清开始向公园里的老师们请教,学习抖空竹的技巧。将空竹放置在绳子上,通过抖、拉、甩、挑、抛等手法,完成捞月等动作。

练习空竹后,张中清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起来。每天清晨,张中清便和老伴一起来到城南公园,老伴在公园里跳广场舞,他便开心地抖着空竹,和好友们切磋技艺,聊聊家常。“比起打牌、打麻将等活动,抖空竹更加健康,身体比以前好多了,生活也更充实了。”

张中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,便生活在美国,每年张中清都会在美国呆上半年时间。于是,就算到了美国,张中清也会带上自己的空竹。张中清说,每次自己在公园里练习抖空竹时,都会引来外国人的围观。“他们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,觉得很新鲜。”因为国外友人的关注,张中清每次表演时都格外认真,还会偶尔教他们抖空竹。“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技艺带到国外,让他们见识下我们的表演,觉得很荣幸。”



不离不弃

易江波摄

迷上淘书读晚年

陆华

老伴退休后,去逛逛旧书市淘便宜书对老伴来说是一件最惬意不过的事。这条由旧书市形成的一条街虽然不足五百米,但这里却弥漫着一股喧嚣都市缺少的静谧;这里虽然也有车流行人,但却感染不了淘书者的淘书乐趣。路灯下,一家家书摊安然有序紧挨排列。书摊极其简陋,一张大塑料布铺展在地,四个边角用小砖压住,旧书就一本本陈列在上面。有的摊主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“斗地主”,也有的正安静地看书。

兴许像老伴这般爱书却又买不起书的穷“书生”很多,这旧书一条街人气很旺盛,除了雨雪天,晚上总是人来人往,虽没有新华书店里的摩肩接踵,但也有小农贸市场般的热闹。书铺在地上,路灯并不明亮,必须借着路旁店堂射出来的亮光才勉强能够看清字样。因此,淘书者大都蹲在书摊前一本本翻拣,好不容易淘到两本书欲起立时,才发觉腿脚已酸胀麻木了。老伴经常来此书街翻拣寻觅所喜爱的散文、小说等书籍。这类新书,在书报亭一般都在十元以上一本,在这书摊一至二元可买到,如果来勤些,还能买到隔月出的期刊,九成新,拿在手里简直替买新书的人叹息:这么贵,这么新,怎么不多看看就贱卖



9月21日,市老年大学书法班初级楷书班上其乐融融,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解楷书写作要领。童中涵摄

活到老学到老

童中涵

9月21日,记者来到市老年大学,音乐班内歌声飞扬,书法班里老人们正在聚精会神练习楷书,舞蹈班内学员们翩翩起舞……处处洋溢着欢歌笑语,退休老人们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,享受着学习带来的快乐。记者随机采访了三位爱好写作的老者,分享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喜和乐。

周乐坤老人,2010年就参加了阅读和写作班,今年他打算写一本《夕阳红》的书,做一份特殊的礼物献给老年大学三十周年庆典。“我们老年大学从三十年前的一个班40多个人,到现在67个班三千多名学员,受到广大退休老人的欢迎。”周老告诉记者,老年大学对老年人修身养性,发挥自己一技之长,提供了最佳场所。“我们班的魏正中大姐,80多岁了,连续出了两本书送给大家。还有翁世安老先生写的《苦力》也很好。”周老感慨,正是在这些优秀同学的感召下,

和老师们的精心教育下,他不仅文学水平有了较大提高,还下定决心准备创作。

谈起上老年大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,曾沂之老人感触颇深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患有三种癌症还经历了一次髌骨骨折,但身体的病痛并未让他对知识的追求。通过在老年大学阅读与写作班的学习,他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,更结交了不少挚友。

张竹青老人是一名诗词爱好者,她感言在来到老年大学前,就对古诗词很感兴趣,但从未写过,真是“爱好由来下笔难”。加入诗联班后,老师的示范诗及讲解,同学的习作,让她受益匪浅。后来她基本能完成作业,有些字句还得到老师赞赏,更坚定了她写诗的信心。“每当想妥一个字,一句诗,欣喜之情油然而生。”张老告诉记者,生命的美永远是展现在进取当中,老年人也不例外。

父亲学二胡

刘小兵

父亲退休后,从忙碌的工作状态一下过渡到清闲的慢生活,刚开始,父亲很有些不适应。后来,在一帮老年朋友的劝说下,买了一把二胡,开始了吹拉弹唱的生活。

老孙是父亲单位的老同事,两人关系一直很好。只不过前几年老孙因病,提前退了休,每天坚持拉二胡,让他以往孱弱的身子骨渐渐硬朗起来。现瞧见父亲也来学二胡,老孙就自告奋勇当起了父亲的老师。调弦、定调、拉弓、指法,老孙手把手地教。音准、音色、五线谱,老孙也不厌其烦地逐一讲解。由于教得规范,讲得到位,一下勾起了父亲学二胡的浓厚兴趣。

刚学的时候,由于父亲音乐底子薄,加之年岁大了,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也比较差,因而,学起二胡来,显得特别吃力。亏得老孙脾气好,从不会对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。在这样亲切宽松的学习环境下,父亲也知耻而后勇,一遍拉不对,他就两遍、三遍地拉,直到像模像样了,才停下手中的弓弦,抹抹头上的汗珠,乐呵呵地对老孙说:“老孙,晚上到我家喝两口去!”

学到第六个月,用老孙的话说,父亲已经出师了。我们全家人都很吃惊,老孙见我们不信,似乎有些生气:“我跟老刘什么关

系,用得着我去拍他的马屁吗?”受了老孙的夸奖,父亲也有些诧异,一再受宠若惊似地只朝老孙连连拱手。

也别说,自受到老孙的点赞之后,父亲拉二胡的兴致欲加高涨起来。只要一有空闲,公园、草坪、小区、长亭,都能见到父亲忘情地拉二胡的身影。那悠扬的旋律,常常引得路人驻足侧听,一首曲子拉下来,时常会赢得一阵叫好之声。一次,小区的一个老哥在听罢父亲的二胡演奏之后,打趣地向父亲提意,让他到《我要上春晚》上去露露脸。不想,父亲听后,哈哈一笑:“自娱自乐还可以,要是班门弄斧,那就自不量力喽。”

父亲每天依然优哉游哉地拉着二胡。又过了半年,一天晚上,父亲请老孙到家里吃饭,酒过三巡,老孙要父亲演奏一曲。父亲也不客气,拿来二胡,调好音弦,拉起了《二泉映月》。如泣如诉的旋律,雄浑清越的曲调,阴阳顿挫的音韵,让人如醉如痴。听着听着,老孙突然带头鼓起掌来,一曲奏完,大家齐声称赞。老孙回家的那一刻,还不忘拍着父亲的肩头说:“老刘,你的二胡水平,已经超过我了。”

如今,父亲的二胡技艺日益成熟,他每天都陶醉在音乐的海洋里,不仅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,多年的肩周炎顽疾也荡然而飞。

了!当然这也许是老伴庸人自扰了:谁像我这般死心塌地穷爱书样?

我家楼角马路边,有家废品收购站,老伴退休以前到单位下班经过该站时,总会看到磅秤旁边有一堆旧书,好奇之下去翻看,居然翻出一些古书旧杂志,大都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期刊,有的还是创刊号!老伴问老板这旧书怎么卖,也许老板第一次遇上收购站买旧书的,不好意思开价,就说“五角钱一本,随便挑吧”。这些低廉的价格令老伴欣喜若狂,一头栽进书堆来了个底朝天翻拣挑选。走的时候,10元钱竟买了一大摞书,整个人像中了彩票头奖似的乐滋滋笑眯眯。从此以后,这个废品收购站也成了老伴逛旧书街后又一淘书场所,久而久之,竟和老板混熟了,遇到卖旧书杂志的,他都会选拣在一边,好让我不费力气就能淘到便宜书。每次回家,我见老伴抱着一大摞书就会气不打一处来,但在我嬉皮笑脸的谄媚声中,大都是忍俊不禁,“扑哧”一笑多云转晴。老伴乐了,我也乐了。我乐了,是因为老伴不爱牌桌爱书桌,爬格子赚稿费;老伴乐了,是因为自己又有了数日的可口精神食粮。